

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,香港、杭州、北京等地相继举办回顾性展览来纪念这位文化大家。这些展览,无一例外掀起观展热潮。

今天,丰子恺缘何令人如此怀念?或许,这不仅因为文学、绘画、书法、音乐、翻译等样样了得的他,在文学艺术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,更在于他的文学艺术流露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真率,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。

本期“记忆”,让我们重新走近丰子恺,走近他的艺术审美世界。

编者



丰子恺诞辰120周年之际,再度回望他的艺术审美世界

真率之趣构筑的大人格

金雅

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,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,非因多才多艺,而在其真率。真率之趣,是丰子恺追求的“远功利”“归平等”的艺术精神、艺术之心、艺术之美的要旨。

丰子恺虽以漫画最负盛名,但广涉诸艺术领域,在画诗书中穿梭自如,画境、乐韵、诗意、书情相融相通,构筑了一个充满真率之趣的艺术审美世界。在丰子恺笔下,“童心”是真率的生动画卷。丰子恺赞誉“童心”不经造作,纯洁无瑕,天真烂漫。“童心”无所为,无所图,故能清晰看见事物的真态。“童心”物我无间,一视同仁,故万物均有灵魂,能泣能笑。丰子恺把“童心”看作人生最有价值的最高贵的本心真心。但他倡导“童心”,并不是要人真的回到生理意义上的孩童状态,而是标举一种自然热情真率的“孩子般的心眼”,倡导一种艺术化、审美化的真率心灵。丰子恺认为,这是“人生的根本”,也是成就“大艺术家”的“大人格”之根本。

丰子恺将“儿童”与“顽童”“小人”相区别。先来看“顽童”：“一片银世界似的雪地,顽童给它浇上一道小便”;“一朵鲜嫩的野花,顽童无端给它拔起抛弃”;“一只翩翩然的蜻蜓,顽童无端给它捉住,撕去翅膀”。“顽童”是非艺术的,缺乏“艺术的同情心”和“艺术家的博爱心”,常常“无端破坏”与“无端虐杀”。“顽童”虽顽劣可恼,但尚存一丝天真,那颗爱美体美的“童心”暂时蒙

垢,尚未激活。在《少年美术故事》中,丰子恺刻画了一个叫华明的男孩,本来是一个“毫无爱美之心,敢用小便摧残雪景”的顽童,但通过和一对酷爱美术的柳家姐弟的交往,从只喜欢美女月份牌和红红绿绿的花纸,到情不自禁陶醉于水门汀上的参差竹影,提升了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。因此,“顽童”是可以教育陶染的。

丰子恺最憎恶的是“小人”。“顽童”是少不更事的孩子,“小人”则是自甘沉沦的大人。他们在成人的过程中,“或者为各种‘欲’所迷,或者为‘物质’的困难所压迫,渐渐‘钻进这世网而信守奉行’,‘至死不能脱身,是很可怜的、奴隶的’。”“小人”完全失却了真率,虚伪化,冷酷化,实利化,是顺从的、屈服的、消沉的、诈伪的、险恶的、卑怯的、傲慢的、浅薄的、残忍的。对“顽童”,丰子恺是惜之。对“小人”,丰子恺是不齿。“小人”与真率、与美的艺术精神完全背离。

丰子恺将艺术家称为“大儿童”,区别于生理意义上的孩童。“大儿童”以真率抵御功利和欲望,抵御“大人化”的社会,而保有美之“童心”。因此,艺术家这个“大儿童”比起本来意义上的小孩子来说,具有更高的自觉的美(艺术)的修养、品格、境界。丰子恺提出“最伟大的艺术家”就是“胸怀芬芳悱恻,以全人类为心的大人格者”,是“真艺术家”。“真艺术家”即使不画一笔,不吟一句,不唱一句,其人生也早已是伟大

的艺术品,“其生活比有名的艺术家的生活是更‘艺术的’”。

以“真率”之“童心”,创化艺术之生活,这是丰子恺恢复人之天真和人性之美的要途,也是他憧憬的万物一体的最高的艺术论和人生论。在丰子恺诸多极具个人风格的散文作品中,生动描摹传达了这种平凡、诗意、动人的真趣。《颜面》《楼板》《梦痕》《看灯》《吃瓜子》《两场雨》《胡桃云片》《野外理发处》等,无不我们身边寻常物事、寻常场景、寻常人物。那些在一般人眼里不免流俗的生活和平庸的人物,丰子恺用他的真率之心体之感之观之,竟丰盈了不一般的情趣与味道。20世纪20年代,丰子恺曾写过一篇短文《姓》,全文仅500多字。开篇先说自己姓丰,交代这个姓在其故乡只他一家,且只有他父亲一人中了举人,跑到外面也很少听说此姓,故全家很为自己的姓氏自豪。在他十来岁时,有一次听闻米店新来一个姓丰的伙计,母亲大姐都很好奇,一定要寻根究底查清楚。文章洋溢温情与机趣,人物栩栩如生,触手可及。丰子恺调侃自己说,“一向何等自命不凡地做人,总做不出一点姓丰的特色来,到现在还是与非姓丰的一样混日子,举人也尽管不中倒反而为了这姓的怪癖,屡屡大麻烦”,人家或“误听为冯”,或疑“造假”。结尾写道:“最近在宁绍轮船里,一个钱庄商人教了我一个很简明的说法:我上轮船,钻进房舱里,现有这个肥胖的钱庄商人在内。他照

例问我‘尊姓?’我说:‘丰,咸丰皇帝的丰。’大概时代相隔太远,一时教他想起咸丰皇帝,他茫然不懂。我用指在空中空划,又说:‘五谷丰登的丰。’大概‘五谷丰登’一句成语,钱庄上用不到,他一向不曾听说过,他又茫然不懂,于是我摸出铅笔来,在香烟筒上写了一个‘丰’字给他看,他恍然大悟似地说:‘噢!不错不错,汇丰银行的丰!’‘噢!不错不错!汇丰银行的确比咸丰皇帝时髦,比五谷丰登通用!以后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回答了。’自然流畅,平而不凡。如话家常,妙趣横生。有淡淡哀愁但更温馨温情,极具生活化又洞明通达。画龙点睛,但不着说理之痕。寥寥数语,人性之秘卓然目前。作者以真率洞透平凡琐细甚至委琐痛苦,字里行间蕴溢的则是幽默恬淡、自然悠阔。一如他脍炙人口的画作,《晓风残月》《翠拂行人肩》《花生米不满足》《宝宝两只脚,凳子四只脚》等,有生活,有性情,有诗意,简单,自然,真率,让人不动容都难。思念、关爱、欢愉、悠然、惆怅、悲郁、旷怡,丰子恺以真率之趣、精妙之笔触摸生命,真切蕴藉,深邃浓烈。让我们不由感叹,这个场景,这个物事,这个人物,就在我们身边,存在了好久,发

生了好多次,相遇过那么多,我们却忽略了。我们的心蒙翳,无以相感,无以共情,不闻鸟鸣,不闻花颜。因为我们在“成长”的过程中,渐渐丢失了“童心”,失却了“真率”。

真率即美,可谓丰子恺一切学说与思想的要义,也是他艺术作品的内核。“人生的滋味在于哀乐。”哀乐就是生命的真实状态,就是精神的真切感受。“拿这真和美应用在人的物质生活上,使衣食住行都美化起来;应用在人的精神生活上,使人生的趣味丰富起来”。梁启超主张美趣不应是单调的,真美既可轻松愉悦,也可刺痛激越。与梁启超相比,丰子恺更钟情自然悠阔之美。他不回避生活的委琐与痛苦,但不主张以牺牲或毁灭个体的悲剧性方式来实现超越。丰子恺追求的是在真实自然的生活中,以平凡普通的姿态,创化、丰富、提升、体味无穷之真趣。贴近芸芸众生,满含人间烟火,艺术生活和世俗生活浑然一体,真率之趣和艺术之美贯通无间,这就是丰子恺展示给我们的独特而魅力的世界。

(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)

天上的神明与星辰 人间的艺术与儿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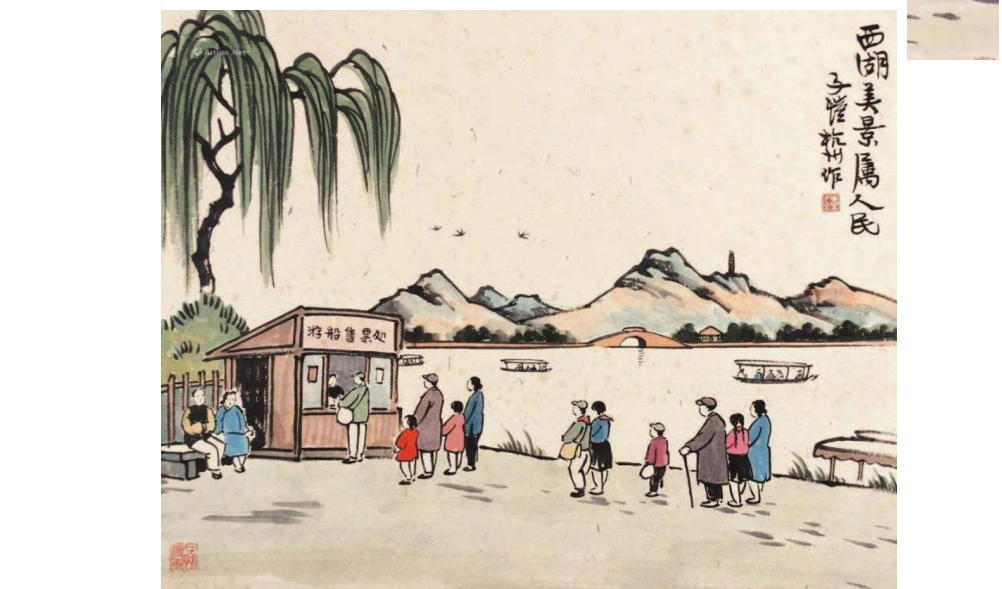
我眼中的丰子恺艺术漫笔

石建邦



理解并掌握西方艺术,丰子恺曾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然而,最早为他的艺术创作打开一扇窗的,是极其传统的中国古代诗句。

(本版图片均为丰子恺作品)



“冒雨来看丰子恺,排队二十分钟拿票,展厅人山人海,根本看不到画……”北京的朋友不久前发来消息,说的是中国美术馆举办的“漫画人间——丰子恺的艺术世界”展。

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,香港、杭州、北京等地相继举办回顾性展览纪念他。我是上月末顺道去杭州浙江美术馆看的“此境风月好——丰子恺诞辰120周年回顾展”。展览整整用了一个楼层、四个展厅来布置,多家单位提供了丰子恺的精品力作。楼道里还布置了许多小朋友互动区域,可谓用心良苦。恰逢周末,美术馆里同样人头攒动,场面非常热烈。不同于普通的美术展览,丰子恺的展览吸引了很多家庭带着孩子一起参观,展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暖洋洋的,恍若增添了很多阳光一般。此情此景,置身现场,深感丰子恺的漫画文章久驻人心。

我对丰子恺的漫画文章一向充满敬意,每有触及,心头总是感觉暖暖的。回想起来,第一次接触到丰子恺是高中的一年暑假,看到一本小书,封面就是丰子恺漫画,画题“草草杯盘供笑语,昏昏灯火话平生”,一下子吸引了我。里面的文字也温暖隽永,幽默风趣,娓娓道来,似乎有一位和蔼长者在你耳边殷殷嘱咐。可以说是丰子恺的这本小书,让少年懵懂的我打开了一扇大门,逐一开启我对人世的认知。

丰子恺的漫画温柔敦厚,与人为善,骨子里却蕴蓄着一股坚韧的力量。无论是他的儿童漫画、讽世漫画还是劝善漫画。

丰子恺喜爱儿童,对儿童有着近乎宗教般的崇拜之情,曾写出许多篇讴歌孩子们的散文名篇,真情深永。1928年,三十而立的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写下散文《儿女》,结尾说:“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:天上的神明与星辰,人间的艺术与儿童,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,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,他们在我心中占有神明、星辰、艺术同等的地位。”他画中的孩童千姿百态,令人欣喜。如《阿宝赤膊》《努力惜春华》《儿童不知春,问草何故绿?》《折得荷花浑忘却,

空将荷叶盖头归》……在这些画里,倾注了丰老对孩子无限的热情和爱心,充满了对新生命成长的眷恋和关怀。

之所以热爱孩子,崇拜他们的纯真灵魂,其实多半源于丰子恺对现实社会成人世界的逃避和厌恶。但现实毕竟是无法逃避的,故而他的笔下还有许多直面社会世相的作品,是目睹普通劳动者日常生活现状的记录。于是乡土民间、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都成了他绘画的灵感来源。车夫、佣人、农夫、小贩、叫花子等一一出现在他的笔下。《杨柳岸晓风残月》中的插秧者,沐浴着清新爽人的晨风,沉浸在劳动的幸福中。《桂花》中疲惫不堪的三轮车夫工毕返家途中,折一枝桂花香满屋。另外如《一肩担尽古今愁》《严霜烈日曾经过,次第春风到草庐》等画面看似简单轻松,却隐含着生活的沉重。他关心这些社会“下等人”的命运,“我希望画中含有意义——人情味或社会问题。”

不惟如此,丰子恺更有不少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品,对世态炎凉、民间疾苦充满同情和悲悯之心。《赚钱不吃力,吃力不赚钱》中,楼上一个老板穿着睡衣在阳台上吞云吐雾,刚刚起床,楼下的车夫正在吃力地拉着货物。《最后的吻》中则通过人与狗的映衬,暗喻人不如狗的命运。《大道将成》也是丰老的一篇名作,筑路劳动者正吃力地拉着巨大的压路石轮,一帮达官贵人站在边上旁观,准备坐享其成。诸如此类的讽喻不胜枚举,读来耐人寻味。

日本发动侵华战争,丰子恺被迫和很多人一样,辗转许多省份,过上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,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份对战争苦难的控诉,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。例如最近浙江江山市档案馆,收购到当地1938年7月7日出版的抗战杂志《号角》第三期,意外发现一幅丰子恺创作的抗战漫画。漫画取名《军民合作之胜利》,画上写着:“军民合作,大家站起来,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”。画面描绘了一位军人站在两位百姓的肩膀上去摘取胜利之券,旁边三位小孩举手欢呼,表达了画家抗战必胜的信心。另外,

《警报作媒人》则通过一对新人在山洞躲避空袭警报谈恋爱的情景,曲笔描写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;《庆捷之夜》则画一父亲将小孩高高举起,边上妻子儿女含笑欢呼,表达了一家人对抗战胜利的由衷喜悦。

很多人都知道,丰子恺早年留学日本,漫画深受日本美术如竹久梦二等人的影响。这次香港展览别出心裁,特地将竹久梦二的作品搬来,与丰子恺作了一个对比展。浙江美术馆也特别辟出一个展厅,陈列多件竹久梦二及其他日本艺术家的作品,以示丰氏作品的来时之路。观展以后,我却觉得虽然他的艺术气质受过东瀛的影响,但其精神内核或者说艺术气格还是中国的、传统的,与日本绘画的价值取向有着本质的不同。

这种不同或许在于,丰子恺漫画十分重视诗情画意的完美结合,他几乎每画必有题诗,诗画相得益彰。他对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有精深的修养,能自由巧妙地加以引用,对画作起到画龙点睛的功效。丰子恺的漫画成名作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,即借北宋谢灵运诗句,让古意今情交融汇合,顿使画面寓意深远。他的漫画作品中相当部分诗题直接取自古人成句,典型的还有《西风梨枣山园,儿童偷枣长竿》,借辛弃疾词意写小孩偷梨场景;以及《无可奈何花落去》《流光容易把人抛》《此造物者无尽藏也》等等,俯拾皆是。浙江美术馆展厅中,此次专门陈列有一个丰子恺晚年手录古代诗词大手卷,长达21米,抄录诗词凡204首,历时三年完成,“交付女儿一吟保藏”。即此一端,亦可见其对中国古诗词的喜爱和专精。

俞平伯曾说丰子恺的漫画是“一片片的落英,都含着人间的情味。”画家本人也说自己创作“最喜小中能见大,但求弦外有余音。”因此多少年过去了,丰子恺的漫画依旧常看常新,平静朴素中沁入人心脾,饱含着对世间万物的浓浓爱意。

(作者为艺术评论家)